



# 悦读周刊



找记者 上壹点

A07-09

齐鲁晚报

2021年6月13日  
星期日

卓  
然  
于  
心  
悦  
享  
娱  
乐

□美编：陈明丽  
□编辑：向平



## 音乐节和摇滚乐那些事儿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 记者 李睿

### 沉浮

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中国摇滚乐兴盛，涌现了一大批摇滚明星和经典作品。2000年以后，摇滚乐似乎逐渐边缘化，以小众状态持续了多年。

单蔚对摇滚文化的热爱是从青春期开始培养起来的，1993年到北京上大学之后变成了重度乐迷，“那时候也不只是音乐相关的文化，年轻人的文化以及艺术类的东西我都特别喜欢，在大学期间就决定了以后要做跟摇滚乐相关的事情。”毕业之后，单蔚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做音乐节目，通过平台去推广更多的新音乐，采访音乐人、报道音乐是他的常态工作。

在单蔚来看，2000年前后，音乐产业正处于从唱片工业到数字化传播发行的过渡期，现场演出逐渐成为全世界音乐人主要的发展方向 and 收入来源，独立音乐也受到了大环境的影响，“那时候新模式还没有在中国开始普及，摇滚乐本身就没有原来唱片工业时代的基础，一切都处于刚建立的过程中。所以大家会觉得这个市场比较小，那些非流行音乐人和音乐类型，就相对感觉比较小众。”

与此同时，新一批独立音乐人崭露头角，现场演出多了起来，单蔚参与其中，被现场的魅力深深打动，仅仅做电台节目已经满足不了自己的愿望，于是他成立了自己的厂牌，尝试做演出，“那时候都没有livehouse的概念，乐队就在一些酒吧或者俱乐部去做摇滚乐演出，我就在这些过程中学习积累演出的专业化运作。”但对于大量的、遍布全国各地的年轻乐队来说，他们几乎没有表演的机会和平台，音乐节应运而生，以迷笛音乐节为代表的音乐节开始举办，为独立音乐人和年轻乐队提供了表演的契机。

单蔚最开始是参与到北京流行音乐节的运营中，2005年到2007年连续举办了三年，其间还做过木马乐队的经纪人，“当时大家都要用‘流行’这个概念来做，但其实做的还是摇滚乐青年文化。”2009年，单蔚加入北京迷笛，带领团队往全国推广，十几年间，迷笛在成都、苏州、深圳、湖州等落地，2021年，山东迷笛落户济南。

摇滚乐从边缘小众到好起来，再到现在音乐节成为流行的文化活动，经历了二十年的沉浮，单蔚作为从业者，最直接地感受到了其中的变化，“我个人感觉是在2008年奥运会之后，新一代的乐迷成长

今年，音乐节成为最流行的文化活动之一，尤其是在山东。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统计，今年已经官宣的在山东举办的音乐节有18个，分布在12个城市，类型以摇滚为主，也有嘻哈、电音、民谣等。人们沉浸在现场音乐的同时，坊间也有了摇滚乐“文艺复兴”的说法，近日，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专访了迷笛演出公司CEO单蔚，跟我们聊了聊音乐节和摇滚乐的那些事儿。



崔健在济南的迷笛音乐节上。闫珉摄

起来，互联网普及了，人们听音乐、获取信息的门槛变低，大家可以了解到各种最新的音乐潮流，资源、地域都不再是问题。”也是在这之后，北上广、成都、长沙、西安等城市开始有了专业化的livehouse演出场地。2014年开始，独立音乐受到了主流媒体、互联网媒体以及视频网站的关注，相应的综艺节目开始出现，电视综艺《中国好歌曲》将赵雷、莫西子诗、赵照、阿肆等民谣音乐人推到大众面前；后来网络综艺《乐队的夏天》让更加个性、小众的摇滚乐队再度流行起来，独立音乐越来越成为热门话题。

### 享受

摇滚乐的精神是自由、真实、反叛，喜欢摇滚乐的人大抵都是相应的性格，《乐队的夏天》刚面世时，节目中除了乐队桀骜不驯、独立自主的个性引发热议，乐手们在工作与摇滚间飘忽不定的状态也令人印象深刻，在外界看来，这些长久处在小众圈层内的音乐人似乎过得“凄风苦雨没饭吃”，如果有评委的话，很可能会按套路苦情地问一句：“你的梦想是什么？是什么让你坚持到现在？”现实好像并非如此，单蔚表示，干这一行的大多数人其实还挺享受的，“坚持”好像

不太准确。

“独立音乐这一行，不管是乐队，开livehouse还是办音乐节，大家可能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，很多都是为了热爱，从兴趣出发。随着整个市场环境越来越好，大家慢慢可以通过这些喜欢的事情来解决生计，渐渐地都在谋求更好的发展。”单蔚认为，生存环境对于各行各业来说都一样，行业内相对“拔尖”的人才能获得很好的生存状态和收入，“文化行业相对更慢热一些，行业呈现一个金字塔形状，要通过持续的努力和耕耘才能进步，比如痛仰、二手玫瑰、木马、重塑这些业内中流砥柱的音乐人和乐队，他们耕耘了二十多年，一直在特别努力地出作品、办演出、参加音乐节，才积累了这么多的粉丝和流量。”

多年耕耘，一朝“破圈”，依然是少数，单蔚表示，现实中大多数的独立音乐人还是一方面为理想进行音乐创作，同时要通过别的方式和行业来生存。“真正能靠音乐来完全实现一个比较好的生存状态，在全世界来说实际上都不是容易的事情，它需要实力，也需要机缘。”单蔚告诉记者，圈内的大多数还是普通人，无论是音乐人还是相关从业者，都属于不怎么挣钱但很自由的状态。不难发现，因《乐队的

夏天》走红的乐队中，很多人都是边上班边摇滚的状态，刺猬乐队的主唱赵子健当过程序员，Joyside刘昊自己开酒吧，新裤子的彭磊是一名漫画家……“有些人在填表的时候会在职业那一栏写个‘自由职业者’，如果干这一行不享受的话，其实是难以持久的。”

### 本土

除了迷笛、草莓等大厂牌音乐节在全国各地复制，本土音乐节也在成长，拿山东来说，济南的本土音乐节有耳立音乐节、火箭音乐节，青岛有凤凰音乐节，淄博有向阳花音乐节，菏泽有海报音乐节等。“这些不同规模的现场演出让更多年轻人参与进来，欣赏和了解独立音乐，从业人员也越来越多，各方合力形成了一个更加立体和良性的发展。”

音乐节和独立音乐越来越火，“出圈”是自然而然的事情，“不解的朋友们可能是因为陌生没接触过，也可能年龄稍长，还是希望大家去体验一下，不要人云亦云。”

五一假期，迷笛音乐节在济南、滨州双城举办了四天五夜的盛大狂欢，来自全国各地的乐迷涌向迷笛，享受音乐和自由。一名来自青岛的资深乐迷在朋友圈发文感慨：“一切还是迷笛的样子，爱与自由。看着独立音乐在山东生根发芽，由衷地感到开心自豪。”

“铁托儿”多是迷笛音乐节乐迷的特点，他们经常一次次赶往迷笛所在的城市进行支持，这也是单蔚觉得欣慰的地方，“跟其他品牌的音乐节相比，我们可能更加理想化一些，也不只邀请有流量的乐队，各类型风格、各年龄层面、‘红不红’我们都有，他们可能没上过或者拒绝了一些综艺节目，但都是很有实力的音乐人。”

寻找跟日常生活的反差是音乐节的目的，单蔚表示，迷笛希望倡导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，露营、草地是标配，有时候天公作美，会让气氛更好，“今年五一假期济南、滨州的天气都挺帮忙，济南第一天其实挺热挺晒的，那天上午下了一阵雨，同事和合作方就比较紧张，我说正好老天爷给迷笛音乐节洒点水降降温；在滨州的时候也下雨了，大家穿着雨衣玩得更欢乐了。”

谈起对山东的记忆，单蔚回忆，早在2011年，迷笛就在山东日照举办过海洋迷笛音乐节，“最后一天预报有台风，所以我们把时间调整到上午开始，傍晚结束的时候天气还是好的，那天天黑之前，痛仰唱完最后一首歌，舞台前出现了彩虹，氛围也特别浪漫，很难忘。”